

8部大片各拿了啥“剧本”？

2022春节档盘点：

“王炸”剧本：《长津湖之水门桥》

今年的春节档冠军没有意外。早在预售阶段，徐克执导的《长津湖之水门桥》便以3亿元的预售票房遥遥领先于其他竞争对手。影片前作《长津湖》在去年国庆档上映，最终以57.75亿元的超高票房位列2021年票房冠军和内地影史票房总冠军。该片庞大的观众基础为不到半年后的续作《长津湖之水门桥》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后者在今年1月14日才宣布“空降”春节档，显然对称霸该档期信心十足。

对于看过《长津湖》的观众来说，《长津湖之水门桥》只要保持前作水准便已交足功课。事实上，续作从陈凯歌、徐克、林超贤三人联合执导变为由徐克一人独力执导，影片的风格反而变得更为和谐统一，7.2分的豆瓣评分也基本维持住了该系列的口碑。毫无意外，该片在春节档内连续6日蝉联单日票房冠军，并在年初一至年初四连续保持超过40%的大盘贡献，被业内称为今年春节档实至名归的“王炸”。



“逆袭”剧本：《狙击手》《奇迹·笨小孩》

2月4日晚，人们在惊叹于冬奥会开幕式的效果和创意之余，也在网络自发掀起了“还张艺谋一张电影票”的话题讨论。此前三天，张艺谋首次进军春节档的《狙击手》连续排在单日票房榜第六位，甚至不及动画片《熊出没·重返地球》。

票房直到年初三才堪堪突破1亿元，而此时《长津湖之水门桥》早已轻松迈过15亿元票房大关。

《狙击手》与《长津湖之水门桥》同为抗美援朝题材，这或是该片刚开始不受市场欢迎的最主要原因。今年春节假期共有7天，但新片全部在年初一上映，因此真正留给春节档的时间只有6天——有多少观众会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连着看两部同题材的战争片？在市场偏爱导致的悬殊排片下，《狙击手》的

评分高居同档期第一名。影片的高口碑、北京冬奥会开幕式获得的满堂彩，再加上个别同档期影片在春节档后期的“逆袭”埋下了伏笔。从2月4日开始，《狙击手》的单日票房开始反超《四海》。



有文牧野执导的《奇迹·笨小孩》。这部易烱千玺主演的影片讲述了一个年轻人艰辛创业的故事，或因题材在春节显得过于“另类”，该片在春节前三天徘徊于单日票房榜四五位，但档期后半段却凭好口碑升至第三位。在豆瓣，《奇迹·笨小孩》得分高达7.4，仅次于《狙击手》。

“滑铁卢”剧本：《四海》

年初二，春节档8部新片除动画片外，先后在豆瓣开分，结果令人意想不到：在预售阶段各方热度仅次于《长津湖之水门桥》的《四海》，竟在5部大片的豆瓣口碑中排名垫底——得分仅5.6，没摸到“及格线”。

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在首映日年初一结束后，《四海》曾高居春节档新片票房榜第二名。但2月2日，《这个杀手不太冷静》反超；2月3日，《熊出没·重返地球》和《奇迹·笨小孩》反超；2月4日，连《狙击手》都反超了……《四海》一路跌至单日票房榜第六位。

跟《狙击手》险成春节档遗珠不同，《四海》纯属“一手好牌打得稀烂”。作为曾有多次进军春节档经验的资深导

演，韩寒在这部新片中体现出的人物单薄和故事之割裂，让很多观众感到诧异和失望。这也是韩寒目前执导作品中豆瓣口碑最差的一部。此前，韩寒的电影《后会无期》《乘风破浪》《飞驰人生》的豆瓣评分，分别为7.2分、6.8分和6.9分。

不少观众认为，韩寒在《四海》中体现出了野心与能力的反差。豆瓣网友lavenir的一条短评受到超6600位影迷的点赞认同：“韩寒最差的电影：让我想到了高中生写的没有大纲的小说，一方面能看出来想表达一些东西，但又不知道控制故事的节奏和详略；在一些莫名其妙的台词上下功夫，却立不起来人物；在浪漫和现实之间反复横跳，找不准定位……建议下次拍MV。”

“闷声发大财”剧本：《这个杀手不太冷静》《熊出没·重返地球》

作为春节档唯一的喜剧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静》在这个档期显然有着得天独厚的天然优势。该片在年初一上映首日位于单日票房榜第三位，但从第二日便上升至第二位并一直保持至春节档结束。

开心麻花打造的《这个杀手不太冷静》翻拍自日本电影《魔幻时刻》，后者在豆瓣得分高达8.2，但翻拍后得分仅6.7。虽然不少影迷提出翻拍后的故事在节奏、细节、深度等各方面均有欠缺，但14亿元的档期票房证明，多数中国观众还是需要春节档看个乐呵。

跟喜剧片一样堪称春节档合家欢“刚需”的是动画片。今年共有三部动画片进军春节档，分别是《熊出没·重返地球》《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筐出未来》和《小虎墩大英雄》。“熊”“羊”“虎”均为粤产优质动画片，但最终还是“熊”笑到了最后。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熊出没》系列在春节档多年耕耘打下的根基，该系列目前已上映的7部大电影累计票房已超过32亿元。

从《熊出没》在今年春节档的表现看，作品在撑过大片争霸的年初一后，便稳定在单日票房榜三四位上。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熊出没·重返地球》春节档票房约为5.6亿元。相比之下，刚别春节档的七年后以全新运动题材重返大银幕的《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筐出未来》以及新创IP《小虎墩大英雄》，或仍需在观众积累方面花时间赶上。

羊城晚报记者 李丽

白发盈颠编《杂俎》

□陈伟武

“敬惜字纸”非空谈

□张永炳

——与此前出版的《愈愚斋牙集》《愈愚斋磨牙二集》两本学术文集不同，这本《愈愚斋杂俎》大体无关学术，只是自己几十年间喜怒哀乐留下的一些痕迹。就像一个潮州菜的拼盘，将自己多年来的一些感怀之作、序跋、书评、知识性短文、打油诗和对联等罗致在一起。

——六十虚度，出了这个集子，对自己一个甲子的人生之路算是有点纪念。

1

《杂俎》中的文章不少是早年习作，淡而寡味，只是为了暴露我自身的浅薄和愚笨罢了。从此书的目录可以看出，我不喜作序，好作跋，不喜写前言，爱写后记。向来甘居人后，在同胞姐弟五人中排行最小。

“三句半”，我负责的就是搞笑的全部“半句”。

1976年年底，高中二年级班主任陈晋生老师（1969年毕业于中山大学数力系）创作了讽刺“四人帮”的活报剧，我扮演的是江青，戴着老师自制的道具黑墨镜，上身穿着向我母借的大襟衫，下身穿着从我大嫂的二姐陈晓宜老师借来的裙子。事隔多年，我读大学放假回乡，走在村间小巷上，还会有调皮的小孩在远处冲着我叫“江青”。

硕士毕业后我留在中大古文献所工作，尤其爱读历代笔记小说，工作任务是整理车王府曲本，十一年后才从古文文献所调到中文系。俗曲读过不少，不知不觉俗已入骨，说话行文也就喜欢插科打诨了。

2

2005年7月，我陪家人到武夷山旅游，从后山上天游峰，雇轿子抬着老母亲上山。将近抵达山顶时，我请前面的轿夫停下来，由我抬了一两百米，好玩，好玩，母亲第一回坐轿子，我也是第一回抬轿子。2009年8月，中国文字学会年会在武夷山召开，重上天游峰，我又如法炮制，帮曾经法（克通）师抬了一回轿子。天地君师亲，大半辈子，做过的事情不值一提，我能先后为老母和恩师抬轿子，聊表孝亲与尊师之情，也可体会轿夫的艰辛，却是一直都引以为豪的事情。这也是自己爱热闹的本性所使然。

才算有所接触，只是没有机缘，并未亲此道。大约硕士毕业后留校工作后，开始稍为留意学习旧体诗的写作。其时《羊城晚报》连载刘逸生先生的“微型诗”，读后颇受教益。自己偶尔胡诌数句，不懂藏拙，也就冒昧呈正于周围的师长，得到汪永正先生的指教尤多。只是自己不争气，多年之后也不长进，愧对师长。

素来行事，黑白太分明，我讨厌的人，无论如何也喜欢不起来，自己喜欢的人，总是感激不尽。“多情应笑我”，我是一个容易喜怒形于色的人，《杂俎》中的打油诗，只是试着写了一点五绝、七绝、五律、七律，甚至收了十几首“顺口溜”。多多少少记录了我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多年萍踪，往来酬应，偶见于此。心路历程，亦可略知一二。

诗学如海，而我浅尝辄止，读诗不多，用功甚少，且受本人所操方言影响，“杂咏”中或有出韵、不合律之处，只好由它去吧。例如，2021年中秋节晚上，在中山大学饶宗颐研究院微信群里和朋友聊天，香港中评会副主席郭一鸣教授深情回忆同僚公庆中秋的情景，吟了两句诗：“恒园五柳下，对月忆饶公。”我续貂凑了几句：“观海一银镜，听涛万壑松。古翠邀玉兔，新茗煮香风。数度欢聚，同声谢锦鹏。”最近听从饶院同仁李启彬君之功，亦将此诗收录于书中。“鹏”字属蒸韵，在这里不合平水韵，但用我们的潮汕话念，还是合韵的，为了同鼎力支持饶学研究的皇朝家居集团董事长谢锦鹏先生开个玩笑，也就过而不改了。

韦戈（陈洪涛）先生听闻我在编《杂俎》，笑笑地说：“现在还不是编这种书的时候。”我明白韦老师是在善意地批评我不务正业。本

3

就说：“老师，您可能压力太大了，右边太阳穴上方头发掉得厉害，俗称‘鬼剃头’。”我说：“头是我自己剃的，你敢骂我是鬼呀？是我手艺不精，剪发及头皮，又参差不齐，你误会了。”晓懿护师心切，后来还向我推荐了一位朋友专治“鬼剃头”的偏方，配好了药要送给我。不过我的白发长得快，早已平复如初了。为了编《杂俎》，真的是白发盈颠，皱面如川啊。

来想着早点断了《杂俎》的编校，在2021年写一篇“后记”就像“年终总结”，不料一拖再拖，变成了2022年的“新年献辞”。

汪兆先生一直待我甚厚，又为这本小书题签。近时蒙先生赐诗一首，承其首肯，并诸书前，以光篇幅。受惠优渥，蒙感于心。先生为了鼓励我，还说杂文诗作有特色，其实我有自知之明，无才便是德，功夫不够才被说是有特色。

我从本科到硕士到博士再到留校工作，四十余年一直未离开中大。李时珍《本草纲目》卷四十八记载过五台山的一种寒号虫，夏天羽毛丰满时自鸣得意的叫声就像是“凤凰不如我”，待冬天羽毛落尽受冻时，叫声又像是“得过且过”……我经历了风霜雨露，尝过了人生的酸甜苦辣，才短笔拙，心态变化起伏，小书所记，实在有点寒号虫的叫声了。

2022年1月记于康乐园愈愚斋
(本文为作者新著《愈愚斋杂俎》后记，有删节)



图为一张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迎春海报。目前正在广州槁书社举办的岭南年俗专题展览中展出



晚清街头的书摊

翻开晚清《申报》，在1904年10月12日这一天，“羊城杂录”栏目刊发了一条简讯：“西关巡警第五局查得通心街某店主专收字纸作还魂纸，遂移送北正局枷责示惩。”

什么意思呢？翻译过来就是：广州西关的巡警发现，通心街一个店主收集旧书旧报或其他写有字迹的纸张，溶化后用来再造新纸，因此把他抓了起来，押送到巡警北路正局接受枷示示众的惩罚。

回收废纸再利用，属于节约资源的行为，应该点赞表扬，怎么还给法办了？其实，那个年代不是所有的废纸都可以再利用的，从“敬惜字纸”角度出发，店主被罚就不难理解了。

我们现在对“敬惜字纸”感到陌生，但在明清以迄民国，它是人们心头严肃的道德法则，也是一种社会价值体系。但凡写有字迹的纸张，哪怕作废了，也不能随意丢弃，不能挪作他用。各地均有绅士出面牵头成立敬惜字纸会、惜字局之类的民间组织，筹措经费，安排专人处理字纸事宜。

处理流程如下：人们把废旧字纸存放在专用纸篓里，司事人员会定期上门收集，然后将字纸送入惜字亭（又称惜字塔、字纸亭、焚纸炉等）焚化。纸灰一定要运到江河由流水冲走，或埋入地下。

晚清时期，广州街头收集字纸的工人，可能像今天的清洁工

一样多见。据《申报》报道，1906年11月，城西英美烟公司满大街张贴烟草广告，贴了之后又很快被揭去。如此反复，反复如此，该公司忍无可忍，就到南海县衙控告。度城县令回复说：“查街上招帖随贴随撕事所恒有，向来设有敬惜字纸会，每以撕存字纸为功德者，此习俗相沿，颇难禁止。”县令以“管不了”搪塞了这家“外企”。

为了劝导百姓真正做到敬惜字纸，官府和绅士开展了不遗余力的宣传。他们编写了《惜字律》《惜字罪例》等通俗易懂的顺口溜，通过报刊或印成布告广泛宣传。这些顺口溜告诫人们，文字乃圣人所造，必须保持敬畏之心，不得将字纸揉搓弃地，不得将字纸剪成鞋样，不得以字纸造还魂纸，不得用字纸擦拭污秽，不得用脏手翻阅书籍，不得坐在字纸上……

敬惜字纸的精神并没有写入《大清律例》，但这不妨碍地方官制定相应的惩戒办法。据清晚清媒体报道，各地对作践字纸的惩戒差异很大，像广州警察局对店主主动用刑罚这样的，位于处罚较重之列。

无独有偶，上海县对这类案件的惩罚也不遗余力。1896年，有人在上海县收购旧书报，运到天津，卖给鞋铺作鞋底，每斤可赚五十文左右。此事被人告发到县衙，知县派出巡防局差役，捉拿了3人归案。知县怎么处理呢？对他们施用了笞刑（用小竹板打屁股），然后送回原籍。

相比之下，京城对亵渎字纸的态度反而比较宽容。1882年，巡抚五城察院李姓御史得知很多作坊在造纸过程中掺杂字纸，只是发了一个告示“禁止污秽字纸”。他重申：“本城已严飭该纸坊将所收字纸提出，汇送公所收买焚化，此后不许掺杂造作。”

尽管旧社会识字率不高，但官府和民间都愿意尽力维护“敬惜字纸”的传统，这也是中华民族尊重文字、崇尚文化的价值追求的体现。